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
下

詳校官編修_臣潘廷筠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上

宋高宗十八

庚辰紹興二十年春正月戊子吏部員外郎虞允文面
對論敵決敗盟異時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
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
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為之備上頗納其言 癸巳
詔諸州守臣闕負可令六曹尚書侍郎翰林學士臺諫

官正言已上各舉曾任通判資序公勤廉明治狀顯著
可充郡守者二人 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老
吏部郎官楊樸虞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司勳郎官陳
俊卿考功郎官陳棠等言彪篤學守道安於靜退甲科
及第處選調二十年了無遺佚阨窮之嘆其博物洽聞
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慤可以表縉紳春秋雖多不見老
人衰憊之態而勇退戒得陳義甚高望表而出之以勵
士大夫之節制曰爾以經明行脩早擢上第壅闕不試

幾二十年龐眉郎潛垂上清近今纔七十耳幡然上歸
老之章爾之志決矣朕何忍閔勞以官職之事乎褒進
文階華以命服且詔有司上其子若孫一人大夫其脩
身守道以昌高年優游里閭以須三老五更之召可特
授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封貲外郎賜緋魚袋致仕 甲
午雷作非時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同知樞密
院事 丁酉上曰昨見河朔有步擔米專欄猶於十里
外收稅况舟船之多其擾可知當嚴禁止之 罷軍容

班本殿前司樂工也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負數日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

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二月乙卯雪 丁巳監察御史任文薦罷先是文薦為別試所監試有告舉人劉侯度吳漸傳義者文薦不依條扶出而移之簾前且以狀申都省詔給事中王晞亮密究其事二人皆避知舉官御史中丞朱倬親而文薦里人也於是詔與文薦外任甲子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上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

封真王衆皆前賀綸義問退上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為此以繫人心不可無也上復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宰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上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嗣儲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官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

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
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
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
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上嘗謂近臣曰卿亦
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 丁卯吏部尚

書張燾充資政殿學士致仕時上欲用燾而燾以病疾
力辭且言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章乞賜骸骨
今言愈切而寵彌厚懇愈力而位益崇儻恃鴻私不知

退避高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悉皆僥
僥進取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掃地
疏入上察其誠乃有是命 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
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封國名及宣制吉日上曰可使以
為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顧外庭未知爾陳康
伯曰聖慮高遠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臣敢為天下賀
上曰如恩平郡王璩亦與少恩禮令判太宗正事置司
紹興府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上可之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丕基思所以
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
尚賢厥有古義晉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
鞠于宮闈巍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亢于宗藩歷
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嘗考禮正名
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
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為皇子
仍改賜名瑋丙子制以皇子為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大悅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曰豈惟士夫雖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謨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上又與王綸等論淮上盜賊因曰自古銷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綸曰陛下一語盡之矣昨罷榷場南北之商棄物而逃困於道路無所得食漸至抄掠是時皆勸陛下嚴責州縣捕之陛下非惟不殺且給之裹糧使各歸業不久遂定上曰知此道者惟唐太宗

綸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者豈虛乎哉 己卯詔滁州
上供錢依濠州盱眙軍例更展免一年上優假淮民自
休兵至今未嘗起稅也 三月辛巳詔自今除授館職
並先召試學官依格選除議者言儒林冊府之官祖宗
以來必試可而後授比年召用人才故事浸廢使州縣
小吏皆有僥倖超躐之心望特命大臣舉行召試之典
事下吏禮部議故有是旨 戊子上策試禮部舉人既
而得右迪功郎許克昌克昌用故事降為第二遂賜梁

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癸巳上謂大
臣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擇有人望者以待
有關便可除用 乙未樞密院進呈有劉穎者上書陳
廣中利便五事上曰所言有益於公私者皆即行之惟
結好南蠻其意不過欲誘說蕃商利其實貨朕於此等
物舉無所好何苦自擾假令設十觥飲酒酒味則一一
觥足矣餘安用哉王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陛
下了然與六經合故能托物指諭以曉臣下上亦誦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再三而止

丙午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丁未上謂知樞密院事王綸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摧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夏四月乙卯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史浩兼直講祕書省校書郎兼建王府教授魏志

兼贊讀一日浩講周禮至酒正因言膳夫掌膳羞之事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所掌飲
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
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可以不會而世子之飲酒不可
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服斯訓 丙辰參知政
事賀允中兼同知樞密院事以葉義問使北也 乙丑
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
入講堂則與皇孫叙賓主而教授居賓位十朋不可王

特為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 五月辛巳上書玉堂二字賜翰林學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執仍以石本分賜侍從館閣官從之 太尉知荆南府劉錡兼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御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荆南府江州勦軍自此始

丙戌出內庫銀十萬兩下兩浙轉運司糴馬料大麥
戊子賜江東轉運司銀七萬兩糴大麥二十萬斛 辛
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
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見敵已聚兵有
入寇意及還密奏敵人以剋剝不恤為能以殺戮不恕
為威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敵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
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
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今欲於江海兩處分寨

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
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
兵部尚書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逆敵敗盟其兆
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慮
之術康伯見上言敵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
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侍御史汪
澈亦條陳利害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
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為龜鑑

龜鑑曰安石既去而珪確之行新法自若也子厚既去而曾布李清臣之紹述自若也主和誤國固檜之罪今檜往矣改圖可也而當國者執政如初是一檜死而一檜復生也紹興末年逆亮新立營汴久矣湯思退沈該之徒豈不知敵將有叛盟之志特恐和議敗則張浚之徒進而己復退此其用心是即秦檜之用心也張浚因星變求言而謂敵決於數年間求釁用兵當為之備是見幾之論也而二相笑以為狂且加寬斥至紹興二十九年孫道夫使敵回言敵將求釁於我未幾黃中再使回又言敵治汴兵矣不數日可至淮上而時宰且詰之曰沈少監歸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而不之信王綸阿附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而湯思退遽爾稱賀此正趙子砥所謂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也及至葉義問使還見敵已聚兵有入寇意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敵謂我和滋久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策

而遣將命帥始皇皇馬吁二十年講和之久張浚岳
飛往矣解潛吳玠死不復生劉錡顯忠擯不復用意
其類敗廢棄之餘無復英銳果敢之氣而一日分屯
列戍四川則有王剛中襄陽則有吳拱江淮則有劉
錡海道則有李寶蜀則有吳玠姚仲王彥江則有戚
方王權李冠忠雲合響應氣勢翕張則知人心忠義
雖更秦檜銷鑠之餘而亦不能使之泯沒也

是日大雨於潛臨安二邑山水暴至夜安吉縣洪水
作居民屋廬多壞人死者甚衆後四日詔轉運司賑恤
之其田決為溪者蠲其稅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蕭榮
副使張忠輔入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侍燕榮等望見

聳然曰此為建王耶竟夕不敢仰視 六月戊申宰執
奏殿前司申明州水軍內福建秋廬延祥兩寨效用軍
二年一替令到軍年餘方知紀律欲候滿日更留一年
上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年一替軍人望之久矣今
將及期而改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遂令更戍如期
壬戌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上謂宰執曰朕始
見此法未深曉其意使出人主一時恩宥人猶不測著
為定法是教之逃也因顧王綸曰卿解之否蓋不如此

即此曹聚而為盜始知祖宗用意深遠上謂宰執曰歲
方六月禾稼未登聞已催民間積欠可令諸處布案司
徧下州縣候秋成月催理庶幾民不告乏 處州麗水
縣童子楊富老七歲喪父哀慕不已夜則露臥塚前不
避雨雪州上其事于朝詔賜束帛 庚午知樞密院事
王綸知福州 秋七月乙未翰林學士周麟之言臣聞
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切見吏部續降申
明條冊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今遂與成

法並行望令諸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指揮令敕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淆從之 戊戌同知

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 御史中丞朱倬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周麟

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子權工部侍郎黃中言御前軍

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工部每季輪差官一員檢察 辛丑浙西諸司言知鹽官縣湖

堅常治狀為一路之最詔特轉一官俟任滿日取旨陞
擢 癸卯詔以郡守多闕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嘗任
通判治狀顯著者二人又趣郎官以上依新制舉縣令
甲辰詔戶部科降銀錢一百二十五萬緡令兩浙江
湖六路轉運司置場市軍儲通去年已糴之數湊為三
百萬碩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戌言者論諸州
揀汰多不實上以問宰執朱倬曰近來指揮招填故揀
汰甚易上曰老病不堪帶甲在軍蠶食則揀汰之今皆

緣請託以求脫去負數猥多坐食諸郡無以贍之其間
又有尚堪用者亦可惜乃詔委總領所保明樞密院審
實之 壬子詔自今州縣官犯入已贓及用刑慘酷令
刑部具失按察官姓名申尚書省取旨即有隱蔽令御
史劾之 癸丑參知政事賀允中特轉一官致仕允中
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為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
老乃有是命 丙辰上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
以用在人不在車南北異宜木性亦異如大舟以荔枝

為棹北方絕無而造車多用榆木南方亦少況江湖沮
洳之地雖有車騎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湯思退曰謹遵
聖訓 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倓乞以私販
敗獲之人配隸諸軍無使放縱上曰私販之禁非不嚴
備第官司奉行失信耳朕聞私販多以大風雨夜用小
舟破巨浪潛行般置巡尉素不諳熟豈肯冒不測之淵
以冀賞給哉使所捕者皆此等輩當賞不踰時以示之
信若其圖升合之利以為活亦可恕也戶部乞申嚴徒

配舊法行下上從之 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
令陳康伯上參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難斷
例二十二卷翌日上謂輔臣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
繁吏部無所傳承今當一切以三尺從事不可復令引
例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清矣 己未言者奏國家因
陳亨伯建議始立經總制錢多出於酒稅頭子牙契錢
自紹興十六年因李朝正上言專委通判拘收無何議
者妄有申請始命知通同掌通判壓於長官之勢恣其

侵用迄今九載歲虧二百餘萬緡望復委通判拘督從
之 甲子初資政殿學士張燾為吏部尚書奉詔舉兩
浙西路兵馬都監武鉅可充將帥至是進呈上問鉅知
書否湯思退曰鉅議論過人深達文義上曰武臣若知
書方曉民事可令籍記俟邊郡有關則命之 壬申淮
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許世安得謀報金主已至汴
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通判州事劉
祖禮告急于朝廷 九月丁亥詔申嚴銷金銅器之禁

時行在之人復有鬻二物於市者論者以為貴近導之
乃令官司嚴切覺察 己丑新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
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
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梢合萬
人詔平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
道者副之乃有是命寶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
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
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 壬寅太學錄周必大太學正

程大昌並為秘書省正字以學士院召試合格也館職復故事召試自此始上覽必大策大善之諭輔臣他日當令掌制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面對言臣聞道路洶洶咸謂敵情叵測有巢穴汴都窺伺江淮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然議者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謀國之術亦踈且殆矣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

之要莫先乎人望今內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詞咸謂有
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
為之用者今反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為郡以泯
沒其身內為讒邪之所媚疾外為蠻夷之所竊笑天下
輿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
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
以圖恢復之計禦戎之策莫大於此又言陛下比懲大
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適者衆口藉藉謂

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重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今禍胎於內亂形於外臣竊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夫樞密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今殿陛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倒置如此其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今臺諫言及侍

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
為國耶至若清資橫加於僧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軍
置承受福威自恣不減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
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剥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
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臣願陛下
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不惟尊
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自秦檜扼塞言路士風浸衰
及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

默至是十朋與校書郎馮方正字胡憲王喬太常寺主簿李浩始因轉對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焉 吏部侍郎沈介上封事曰臣切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為急顧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得而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心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四策既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則社稷之危庶乎可

安矣 冬十月丁未起居舍人虞允文為賀大金正旦使知閣門事孟思恭副之允文至北庭與館客者偕射一發中的君臣驚異 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 庚戌夜雷作非時 辛酉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任用人材乞略小過上謂大臣曰中間

有顯過者若復進用却恐人言紛紛上又言贓汙之吏不可復用蓋其天性貪墨使在州縣必難變革 壬戌知荆南府劉錡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代劉寶也 癸亥日方中天無雲而有雷時侍御史江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罷何以他為於是澈等相繼論之 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廣米斛纔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千監司

守俸利其豐於已而莫敢問如永之祁陽乃監司職田之所聚為縣令者惟於諸司職租不乏則薦削可盈不知斯民何辜而取其膏血以自媒也按令職田折錢而增直者計贓望今後只令納本色從之 丙申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樽節到浮費三十萬緡乞以其半代民輸舊欠鈔鹽錢執政言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約妄用而代民輸理宜褒錄第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侵漁百姓可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

名後旬日乃徙時升兩浙轉運副使 丁酉池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上謂大臣曰
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模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
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
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 十二月乙巳朔守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為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 初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於
城內外與銅錢並行至是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

禮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數品搭應副從之東南用會子自此始 戊申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為軍乞自今軍丁不許取近遇有闕額均下諸州招填樞密院亦奏其弊且言三衙見管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宰執進呈上曰兵不貴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緡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見管兵帳為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為定額日下

住罷 上謂大臣曰朕頃見秦檜論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術如何恐招物議似未為確論朕謂果知其賢固當用之不然採之公論國人皆曰賢如何不用借使繆濫旋行罷黜亦惟公論但不容私意無不可也

史臣曰爵位公器也是非賢不肖公論也採之公論而任以公器設有不如所任又從而去之在我無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義也奈何徇一己之私見以未知其心術而遽棄焉嘗觀趙鼎薦用臣僚後乃奏罷而上謂鼎非護短益以重之又曰張俊用趙哲曲端劉錫見其有過即加重譴其措置未為有失何得輕用言者以罪浚鳴呼檜之罔上而上察之鼎之盡公浚之無罪而上知之所謂明矣

夜白氣如帶道東西亘天 己酉太學博士鄭聞言

太學補試弟子貢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
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保明給據聽
赴補試從之 乙卯宰執奏累有臣僚論知縣庸懦不
職上曰知縣若非贓私慘酷依祖宗朝與兩易其任不
理違闕此良法也 丙辰初直顯謨閣續甯以帶職故
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許之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楊
邦弼言其非舊制封還錄黃丁巳進呈陳康伯奏此由

秦檜放行王昫等三人致援例者衆實違令甲上曰檜
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朕
無一事敢違舊章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
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庚申詔春秋三傳非係釋經處
毋得出題以取士用右正言王進奏也 丙寅上謂宰
執曰比屢諭卿等畋田事須先立規摹如一夫受田多
少以括到荒閑田充佃耕牛取於何地下至農具糧種
廬舍之類當悉有條理方可行下茲大事也經始勿亟

庶後來無更改之弊不可以一夫獻言遽即行之當博採物議而詳審之也 庚午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上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辛未右承務郎龔封行聖公孔摺為右承奉郎摺年十九法未當磨勘吏部奏摺先聖之後特遷之 是冬孝慈淵聖皇帝崩于朔庭年六十一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上不受

朝命權吏部侍郎李涪用牲于太社百司守職既而太史局言當交不虧詔勿賀 丁丑雷發非時 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人疑其異既而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震雷陽也雨雪陰也意者陽不能制陰故陰出而為害

以類推之是夷狄包藏窺伺中國臣下驕恣翫習威權之象也可不懼乎 庚寅上問宰執三朝國史何日可進陳康伯曰帝紀已成列傳未就上曰史官才難劉知幾謂必具才學識卿宜謹擇之上又曰項有乞撰會要者湯思退不曾行會要乃祖宗故事之總轄不可闕也但自元豐後續為之蓋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革康伯曰謹遵聖訓 甲午上與宰執論給舍繳駁事因曰祖宗所以置給舍正欲其拾遺補闕若緘默不言豈設

官之意然或探人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於不論臧否沽激取名此正仁廟裕陵之所戒也 丙申大雨雪詔出內府錢賜三衙衛士凡九萬五千緡日子貧民之不能自存者三萬九千餘人又以内藏錢帛市薪炭賜之輔郡細民命常平官賑給諸路委監司決獄事

史臣曰天人之應甚不遠也天大雨雪而上以仁民愛物為心不旋踵間其應如響是年冬虜嘗窺江欲禁出關潛遁者上惻然不許曰朕思維揚之擾至今追恨大哉帝王愛民之言天實臨之矣未幾逆亮以自斃聞噫誠於民而不違於天惟聖人能之

己亥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浚令湖南路任便
居住時浚尚責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間為上言
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
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
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
柄且與近郡以繫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

詔衡州編管人胡銓與放逐便 庚子詔浚運河命總
領淮東錢糧朱夏卿兩浙漕臣林安宅董視之 壬寅

詔館職續編元豐以來會要 左正言王淮論魏安行
抑賣官田詔安行罷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安行在江東
急於受賞督迫州縣鬻田甚峻屬邑一切望風知徽州
洪适甫至官民競赴懇适曰賞可慕民獨不可愛耶乃
戒屬邑有虐吾民者必劾已而安行罷去民卒得寬
是月金主亮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
作五軍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
軍亦曰細軍亮每自詭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

月丙午宰執進呈昨得旨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收支上曰陳設不過享廟及大使至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收支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為尚乃詔自今非破損勿易 軍器監主簿楊民望言監司三弊一曰按吏徇其好惡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縣而一縣所費或至千緡三曰公使互送過於供給 戊申詔邛州復置惠民監歲鑄鐵錢二萬緡為額內大小錢各半 甲寅領殿前都指揮

使職事楊存中為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奉朝請
存中領殿巖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
誦言存中之過上感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上疏言
敵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蛇豕荐食之心已
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
海沿江預具鬪艦至於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
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
條為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

中間其議乃累章丐免 丙辰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之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初命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成都 辛酉詔侍從臺諫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 癸亥封建王府夏氏為齊安郡夫人翟氏為咸安郡夫人給內中俸時王在藩邸左右嬪御不過數十人僅足以備使令一日出十餘人厚其資而遣

之有一年少而俊麗者王雖奇之而亦竟不留常語官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寶貝珠玉侈靡奇異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甲子上與宰執論薦舉人才因曰人材當用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可觀然徒欲近名譬猶畫餅終不可食何益於事卿等宜審度之乙丑詔經義詩賦依舊分為兩科以取士先是議者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經久可行申尚書省至是權禮部侍郎金

安節等奏依舊為兩科詩賦不得侵取經義分數若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才不足之數聽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為率毋得過主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為始於是行之至今 中書言昨以僧徒冗濫令

禮部權行住給度牒已經二十餘年望量行製造度牒立定價數分降諸路州軍詔禮部部措置戶部乞每料給降二千道每道價錢五百千綾紙錢十千皆省陌兩浙州軍輸左藏庫江淮荆湖京西輸三總領所江西湖

南閩廣委逐路提刑司仍輸左藏願以金銀計直者聽從之 是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嘉國公秦熺薨于建康府詔贈太傅 三月己卯右諫議大夫何溥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仍兼侍講先是溥嘗言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弊有曰同近於和而和實非同比近於周而周終不比世人之假同以為和託比以為周求濟於小己之私而卒貽天下之患臣須辨之於其早制之於其微使同與比之迹不形而和與周之實常著則朝廷

正而百官正矣又言軍政之弊曰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剝剝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境用故事遣中使黃述賜扇帕于洪澤鎮景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略不加禮又遣人量閘面濶狹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其有敗盟之意甲申詔諸路監司失按屬吏一歲及四人以上者令御史臺檢舉申朝廷議罰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請也大理寺言獄

空上謂宰執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
然獄訟清簡冤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
得人則吏強官弱民無所措卿等宜思革此弊 辛卯
大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副使王全見于紫宸殿景山
當奏事自稱語訥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上許
之景山招全全乃陞殿之東壁面北屬聲奏奏訖降殿
駕興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說說不已
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時百

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為聞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親躬不安閣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宰執聚殿廬議舉哀之故或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

守江淮之策 壬辰宰執內殿奏事同知樞密院事周
麟之言金人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靜以觀變使不當遣
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麟之曰講信之
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願請將自
塞矣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醴泉觀
使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集議陳康
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
欲遣閔等將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允文言敵必不從

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
為兩淮之用執政不聽日午下詔發喪時朝論洶洶
入內侍省都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
之策或因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人情皇惑上意雅欲視
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
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
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為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

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獨奏曰朝廷與金人通好二十
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陷
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益著不知其幾又言為備於無
事之時擇才於自代之舉置總帥以護諸將則勢同臂
指募民兵以捍兩淮則可固藩籬皆當今急務上察其
忠乃有是命 壬午兵部尚書楊椿參知政事 丁亥
給事中黃祖舜言契勘故相秦檜當政擅作威福不知
有上陷害忠良為國歟怨其子熺實與謀議及其亡也

陛下保全其家俾燹休致而歸不寘之罪恩亦至矣今
乃贈以帝傳之秩又與之遺表恩寵命橫加深駭物聽
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夏四月甲辰詔利州西路駐劄
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
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
使自為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

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荆南田
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
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
部戍之其闕額令吳璘招填限一季 丁巳御批比來
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
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已
見實封聞奏時久雨故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請之
上謂宰執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可令侍從臺諫各具時

政之闕有不便者即與改正宰臣陳康伯朱倬皆待罪
上曰罪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翰林學士何溥言夷狄
為中國之陰天意若曰夷狄將有不測之變故出災異
以警戒之臣謂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
在得人心推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治之急俊卿又
言今虜居汴京已逼吾境而武昌荊陽荆南各相去數
百里宜擇威望重臣以兼制之使首尾相應權禮部侍
郎金安節言為今之謀要使規模不失和好之形而實

有備豫之策其策有三一曰厲將帥二曰擇地形三曰
明規候 己未上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困自合
蠲放若已輸納而官吏侵用則亦不可不與覈實明示
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漫不經理則是姑息姑息雖堯
舜不能治是日遂進呈四川總領王之望催驅殿最事
目上曰依所乞并令諸路亦如此施行 五月甲戌國
子司業陳棠言自興學至今二十年六經博士未嘗備
貲望加惠學者俾六經各置博士每經擇經明行脩二

人充選庶幾經各有師得以輪遞講說詔博士闕負許
令正錄兼講 丙子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副使王全
始入疆今幸天禡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亟留聖
心焉 乙未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為
四川宣撫使仍命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
中同措置應于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
屯駐俟荆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李師顏親往援之
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

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師江上而專付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丙申起居郎楊邦弼起居舍人虞允文並試中書舍人允文自賀金主正旦還首言敵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之

計至是遂擢用之起復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
對於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闊遠而兵力分宜遣
大將上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戊
戌太學生程宏圖等上書言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
者其先務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敵人之謀二曰下詔
書以感南北之士三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四曰用
人望以激忠義之心六月壬寅殿中侍御史陳俊卿
權尚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上曰卿欲

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俊卿又言張去為竊威權撓成筭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至是宰執奏事上曰陳俊卿敢言朕將賞之陳康伯言俊卿在臺振職乃有是命己酉監察御史杜莘老守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時陳俊卿既出臺求去甚力莘老因奏事

從容曰人材實難況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
必有補益上以爲然俊卿乃復留同知樞密院事充
大金起居稱賀使周麟之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
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戎今日之渝平是
已累日以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
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若夫彼
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
審處而應之爾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儻使搖尾乞

憐復下窮廬之拜臣竊恥之疏入上大怒左僕射陳康伯見麟之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卒辭之乙卯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故有是命丙辰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

寶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舶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一
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
寧潛入敵境伺動靜至是敵謀益泄復召至闕庭問方
略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敵艦散入諸洋則難
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
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
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
却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

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
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
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守非正兵也旗幟器
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陞辭賜寶帶鞍馬尚方
弓刀戈甲之屬 庚申夜彗出於角 壬戌右司員外
郎充送伴使呂廣問等還行在奏臣等到盱眙軍有金
牌郎君到來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
三日來南京 癸亥中官正判太史局李繼宗等各降

一官坐奏星文不實故也 丁卯殿中侍御史杜革老
言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
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令彼欺天背盟政陛下待
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銳為
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
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
國事二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敵
情雖叵測然超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

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須擇重臣皆從之 秋七月丁

酉御史中丞充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入辭上命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聞澈受詔而去 癸未宰相

陳康伯率百官為孝慈淵聖皇帝請謚于南郊謚曰恭

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乙酉左司諫梁仲敏請初官

有出身人滿三考無出身人滿四考方許監司郡守薦

以京剡庶抑趨競而惠孤寒詔吏部看詳尋從之 戊

子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官觀放謝辭宰執進

呈臺諫章疏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唐寅麟之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臣留正等曰人君設高爵厚祿加體貌以待二三大臣非私之也以其能為人之所難為而任人之所不能任者也當無事時居高食厚被顧遇而不辭遇事之難輒辭焉彼固未嘗以身許國與所期者甚異此而不懲何以厲臣節太上皇帝罷麟之本兵之柄為避事者之戒善乎其有以勸百哉

初上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為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江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提揚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利衝要可以

屯駐乞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即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壬辰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汝嘉既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即與其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知閣門事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綜即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嘉掄跪于庭下抗聲稱有敕言畢陞堂分賓主而坐嘉

戰灼無語掄乃稍進而問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
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往來口言有敕本國君相何以
為憑乞書于紙以俟聞奏汝嘉即索紙筆書畢而去

甲午上謂宰執曰夜來小雨應候可喜屬有邊事今乃
得雨天相國家使不闕食康伯曰誠如聖諭 知通化
軍莫濛言江淮荆楚之間年穀屢豐粒米狼戾望令屯
營去處兌撥合解官錢令州縣從便和糴從之 乙未
詔新造會子許於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亭戶

鹽本錢並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沿流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用戶部請也 是月金主亮徙汴京亮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一日亮坐正隆殿召其大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尚書右丞劉蕘曰臣請為之亮喜即拜蕘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張忠彥為西蜀道統軍

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蘇保衡統水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

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北神人素無賴私渡淮為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甲辰左朝請郎馮時行知彭州初時行守黎州上記其名召赴行在時行至建康以疾不進上疏言敵決敗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為存亡自古未有人主

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臣紹興初蒙
陛下召對時金適請和臣以為疑至煩聖訓以為親屈
己之意然和議既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
今日今金既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聽望陛下特
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他日也疏奏
乃有是命 辛亥詔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令於
福州居住用殿中侍御史杜草老奏劾也繼先怙寵干
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

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之吳興
為避賊計華老入見面奏繼先十罪上作而曰有恩無
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繼先福州居住
凡繼先掠良家子為奴婢者百數悉還其家籍其貲以
千萬計壬子詔鬻繼先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
專以賞將士其海河付李寶天下稱快焉 進呈後省
繳駁劉堯臣韓彥直進職事先是給事中黃祖舜中書
舍人楊邦弼同狀乞劉堯臣仍舊祕閣修撰韓彥直依

舊直顯謨閣赴任候有治効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
上曰依奏 癸丑兩浙轉運司獻贖積錢二萬緡臨安
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椿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
毋得科敷如昔時羨餘適資贓吏而擾吾民也 是日

金主亮弑其母太后于宮中初其母病亮往視之問以
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
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護
國將軍持嘉彥忠弑之以威言者 甲寅浙東馬步軍

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
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
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進發知
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
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
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酹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
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
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

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

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為肩輿鎮江城中西煙如雲霧觀者填擁 丙辰金主亮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南宋為游說邪遂賜死 壬戌資政殿學士張燾落致仕復知建康府金人既却二使還復求遣仍令九月中旬至汴京朝廷

報以三節人從悉已放散若再行收合恐起期不及俟
非久賀正當令嘉掄充副使一就奏稟亮不意朝廷與
之絕大怒 戊辰忠義人魏勝補武翼郎統制忠州軍
馬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
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甲戌金人犯鳳州之黃牛堡先
是統軍張忠彥與其陝西都統完顏合喜將五千餘騎
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為三寨至是游騎攻
黃牛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玠即肩輿

上殺金平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璘遣將官
高松為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敵遂扼
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璘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敵
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
方略 庚辰給事中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 辛巳上
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常親閱往往至夜分誠
恐其間不無利害又曰方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
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行之 乙酉詔

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分措置沿淮三處河口
嚴為隄備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
泣別而行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為
遁計策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
脅總領財賦都潔江東轉運判官李若川固請于朝乞
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
往廬州屯戍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彭清直至
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勝之 壬辰浙西馬步軍副總

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澳 癸巳金人犯通化軍權

軍事張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

盱眙軍奏夏俊已復泗州 興州駐劄御前軍統領

劉海復秦州 乙未金人寇信陽軍統制趙樽自將所

部騎赴之敵馳徑去侵蔣州 丙申四川宣撫使吳璘

所遣將官曹沐復洮州 戊戌詔金人無厭背盟失信

軍馬已犯川界令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有措置招諭

事件令三省樞密院降敕榜曉諭 江淮浙西制置使

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譚某將醫往視錡
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人侵
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
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軍時錡已病不能食但
啜粥而已 己亥興州都統司後軍正將彭清副將張
德破隴州 是月金主亮以其尚書右丞李通為大都
督而將軍聶赫與安春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
亮遂自將入寇時亮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門出

兵號百萬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冬十
月庚子朔手詔曰云云屬彊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
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
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
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
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
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寢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
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今

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編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攷澶淵卻狄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陵之耻各堅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 四川宣撫使吳玠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等曰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

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諭萬方之
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中興之
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茲女真之微首覆契丹
之祀恃其新造間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
於宇縣凡居率土詛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
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薪嘗膽之是圖寧
拯溺拯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己以
事讎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冥頑之寇狙於篡逆之資

以至不仁行大無道毆我中原之老稚翦為異類之囚
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強之莫敵公
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
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搴旗而
抵掌幕府濫膺齋鉞盡護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
穹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于茲天亡此胡使委身而
致死人自為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
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

青徐王太尉鷹揚於頽壽鄂帥擣殺函之險步軍衝伊
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為鉅宋之歡鄰玉
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頽踈兩地之音郵
願敦繼好之規共作悔亡之舉至於晉秦奇士齊趙雋
才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聞思
漢之忠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
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

前茅之勲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書不盡意檄樞密院所降本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軍會諸將議事是日浙西

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海州久

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為所紿然業已背敵不敢

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

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真萬戶之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

之勝入城遇伏兵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勝復還海州敵
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劒劃地曰此金界非復吾境
當力戰因握槩前行接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敵驚出
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犒士遣辯者四
出招納降附 辛丑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
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
觀其變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 癸卯
統制忠義軍馬魏勝知海州 金主亮至安豐軍又破

蔣州 甲辰吳璘奏劫金人橋頭寨獲捷上謂宰執曰
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而況篡弑君親誅戮殘忍天
地所不蓋載禽獸所不肯為神怒人怨滅亡無日今二
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
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敵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
舉高爵醲賞朕所不吝卿等贊朕成筭協以衆謀庶幾
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耻 丁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
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負琦守盱眙

丁未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褒為皇帝改元大定

戊申上謂大臣曰朕曩於內帑儲錢備邊士大夫不諭朕意甚者至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顧朕雖積此亦何嘗妄費一錢向撥百萬緡付公府而近日遣軍及諸處犒賜皆於是乎出豈不正資今日之用况方用兵國賦亦須得人經理士大夫耻言利多事之時艱於選任亦今時之一病也 是日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 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

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
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有兵五萬亮曰是也吾知之
矣乃以金千餘兩遺曹司且令附書與權權聞亮已渡
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相疑既又退保和州
令破敵軍收後 辛亥金人陷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
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
至揚州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必憂吾有備至則全無
守禦如蹈無人之境敵甚笑我之失計焉 壬子四川

宣撫使吳璘等奏已復秦州上曰金人無故敗盟數路
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
亦天人信順之助 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
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
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
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
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過
濠州者有載激犒之楚揚州者錡募善沒者鑿舟沉之

敵大驚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乞借江浙荆湖等路
坊場淨利錢一界計錢三百八十萬緡以備賞軍限半
月足許之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
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后月增歲廣至熙豐
間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
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
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千餘萬緡孟庾為
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

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筭坑冶權貨
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昔時中都
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
十六萬宣和崇侈然後支百二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
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寢久用度滋益多戶部
常患無餘及軍興遂有此請 是日金人圍廬州 甲
寅金主亮以大軍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
金人寇樊城副將程貴部將王進引兵出戰二將俱死

士卒半掩入江中是役也以大捷聞張平未嘗出戰亦
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 乙卯江淮制置使
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
錡以為安及聞軍退倉卒流離于道死者十六七 丙
辰金主亮入廬州 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姚興與
金人戰于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死昭關將士猶有
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人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興以
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

援興自辰至申興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領官戴臯下
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入與其徒鄭通等
五十人俱陷死之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
王權至濡需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退回遂率侍從數
人同見輔臣言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
射朱倬參知政事楊椿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
身當其衝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
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力辨其不然且言

此權必為走計倬等猶不以為然 丁巳得報王權果

敗歸中外大震上召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
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狄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
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智馳騫不足之
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
欲遣使詣敵以緩師者數文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
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六害為朝廷計當
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

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
如罵奴爾何辭復與和耶 是日官軍復鄧州 戊午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
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
議軍事 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國統軍
蕭騎戰于真州胥浦橋宏淵退屯于楊子橋真州遂陷
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犯揚州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
還至邵伯埭聞敵犯真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

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真州而揚州
猶為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以
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洲 已未侍衛馬軍司中軍統
制趙樽引兵渡淮攻蔡州樽在信陽軍聞敵已寇淮右
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遂行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
天錫等復商州 庚申葉義問入辭乞擢軍金帛上命
出內帑錢九百萬緡予之參謀軍事虞允文繼對上諭
曰卿儒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勉為朕行允文曰臣

敢不盡死力 趙樽破褒信縣 建康府都統制王權
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紿其衆曰已得旨棄城守江
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于東采石 辛酉金人入和
州初敵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
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兵遁
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糗糧器械盡委於賊虜乘勢奔突
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
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潰兵往往棄甲抱

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知建康府張燾
始至本府視事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
燾至人情粗安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至新蔡
縣金人所命令佐率衆迎趙樽一鼓破之 是日江淮
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退軍瓜洲鎮敵陷揚州 始有
司辦嚴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草老為上言今親征與曩
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官及內
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

史浩從行自金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
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為元帥者及扈行
邊遽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
如所言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
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知太平州
王傳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餘慶與教授蔣繼周同
往見傳責之傳氣奪一日發八奏甲子特進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趙樽下興平縣 忠義統領柳萬克伏羌城 興州

前軍統制吳挺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于德順
軍之治平寨 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負琦及金人戰
于揚州皂角林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
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于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
聞捷報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
問讀琦捷報至金人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是何
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兔園樞密 丙寅浙西馬步軍

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爾威來江上迎報敵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白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朐山縣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

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
動雖衆何為寶伺敵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瑞禱于石白
神祈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
良久南風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
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油纈為之舒張如錦繡綿
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元無復行次會火
頭船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
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

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蒙奴等五人斬之阿爾威為官軍所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三人及敵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歷與器甲糧斛以萬計江

淮制置使劉錡還鎮江府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中軍統制官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復廬氏縣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

制趙樽引兵攻蔡州距城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而戰
方成列樽出其不意命官軍於宿草間乘風縱火鼓譟
而進敵衆披靡樽率親兵衝擊斬其總管楊寓遂整衆
入城秋毫無犯 丁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
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
兵敗狀錡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允文曰敵席
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得已乎錡曰錡非好官
職者今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九

重方有蒙塵之懼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答
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州遣兵會虢州忠義
章傳等取朱陽縣戊辰初金新主裒既立遣通事蕭
恭持赦詔撫定州縣於是自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張
浩自汴京錄裒赦馳以報金主亮亮嘆曰朕欲俟江南
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
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事十一月己巳朔監察御
史吳芾行殿中侍御史先是芾建言陛下當修德以服

虜人虜以其力我以其德雖強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又言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已引對必令盡言使隱之於心有合於天地發之於政無愧於祖宗上聽其言故有是命帝又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為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江州都統制戚方奏已復蔣州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引兵入虢州唐午劉錡捷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兩銀

七萬兩徧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
凱還王爵亦所不吝金人犯瓜洲渡中軍統制官劉
汜用尅敵弓射卻之辛未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
江得知建康府張燾公狀言金人侵犯采石為渡江之
計其勢甚危乞日下火急發來前保守江渡義問乘大
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至鎮
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已遑遽失措行府有統制
官輔達米忠信數人或問金人近在江北何以卻之達

曰國家勢弱無法可以卻敵聞者皆掩鼻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為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以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識見乃不逮我輩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達而進壬申新知潭州張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官留守知建康府張燾赴行在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于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直擣瓜洲權

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敵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未着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于顏色即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媒罵之汜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 癸酉淮寧人陳亨祖執金人所因同知陳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事聞命亨祖知淮寧府 是日趙樽去蔡州以援成閔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德懋復入城據之 甲戌葉義問至建康夜被命罷王權赴行在 以李顯忠代

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命中書舍人參講軍事
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蓋權軍采
石未散也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
二鼓燾方就寢允文扣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
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視太守動息而去留儻
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聞謀
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為策曰燾
當以死守留鑰皇恤其他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

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期
用翌日南渡 丙子中書舍人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主
亮于東采石却之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震野
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旁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
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馬節使命棄馬過江今已
無馬我曹不解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如
此皆為他人壞之且督府但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

奈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擁餘兵纔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據胡床而坐諸將已為道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阜盛新等與語問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以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

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君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使承宣觀察使告身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為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為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

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上納其言罷林不
遣大霖面宰執求罷不允詔内外察獄今太官早晚
並進素膳戊午慮囚九月丁丑翰學劉珙進讀三朝
寶訓至淳化五年太宗謂近臣曰太祖實錄或云多有
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
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為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
傳多有脫落上曰善惡無遺史臣之職珙奏云史官以
學識為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愛憎怯懦疑

忌上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臣僚言檢視

災傷官司未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後擇村疇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今歲偶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許名曰伏熟重為民困望詔守臣選差練曉清強官公心考覈申飭監司嚴行按舉所差官污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之 是月陳良翰言昨立住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生聚不為無益卒已春邊事既作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

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價則五百千其限則三個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減價作三百千展限已三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放行者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為害豈淺淺哉 是秋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 冬十月壬寅上曰昨日有從官奏

云邊室規舉未定華顥奏臣等日夕講究亦且徐徐措
置上曰維揚築城已畢更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略
陳俊卿奏淮上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効其不職者
早宜易之上曰極是 壬子三省進呈畢上曰朝廷更
有何事合理會須是畜其遠者大者勿徒事於簿書苛
細朕尋常或過飲一兩盃酒便覺忘事以此觀之須是
清慮 是月成都府路旱詔降僧牒四百道充糴本措
置賑濟 十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于齋宮時北使來

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已之內不當用樂陳俊卿讀
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俊
卿又奏請必不密已則上壽之日曰此反間也欲攜我
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適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
如此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
文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鵬張至此
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
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悖但備

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官人所乘龍鳳車斬劉漢臣及造船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 庚辰醴泉觀使湯思退為行宮留守 是日金主亮以大軍趨淮東 癸未四川宣撫使吳璘自仙人原還興州 初金主亮既往淮東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

建康留守張燾謂曰亮約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衆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燾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輩愧死矣 甲申金主亮至揚州 乙酉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汜特貸命除名英州編管王權及汜既敗軍乃先罷權為在外官觀及吳芾奏權罪請正典刑上怒甚將按誅權以

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汜不當貸若貸汜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顧劉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為敵所快乎上納其言二人得不死江州都統制戚方言本軍統制官李貴及忠義孟俊取順昌府知均州武鉅奏已復廬氏縣

丙戌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本朝倣唐之制創為九廟今日宗廟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望

遵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祔欽宗詔恭依 丁亥太

尉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 戊子四川宣撫使

吳璘復力疾上仙人原 有客詣葉義問上書云以太

一局考之敵人不煩資斧當以冬至前有蕭牆之變闔

府皆未以為然 己丑膠西捷奏至上大喜即日召所

遣承節郎曹洋對于內殿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

下倡矣即賜詔書獎諭命幹辦御藥院賈竑押賜金合

茶藥金酒器數十事且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清遠軍節度使王權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
勒停瓊州編管 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鎮御營宿衛使
楊存中中書舍人督視府參謀軍事虞允文以賊騎瞰
江恐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與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
守臣趙公稱相與臨江拽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
將迫岸復回金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
山回轉如飛敵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
紙船耳因列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且

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猶不利願駐于揚州力農訓
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
杖半百而釋之 辛卯吏部員外郎曾注上言乞信賞
必罰上謂大臣曰賞罰人主之大權昨王權臨陣退劔
朕已遠竄今三大帥招討制置之命宜批旨便除以示
懲勸上有言蓋指成閔吳拱李顯忠也 甲午金人分
兵犯泰州初金主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
其戰艦而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還揚州召

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方戴者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平旦諸將大懷忠蕭扎巴詣御寨奏事亮醉卧未起懷忠問宿直將軍樂嘉努曰郎主夜來有何聖旨嘉努曰昨夕與后妃飲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諸將聞之益懼亮有紫茸等細軍不肯臨敵專以自衛衆患之

扎巴曰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仍請樂將軍諭以禍福則可濟矣乃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自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許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亮妹婿唐括安禮能文知兵掌黃頭女真亮聞新主褒立遣安禮以本部兵歸故諸將益無所憚 乙未金人弑其主亮于龜山寺諸將既定議夜漏未盡二鼓率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闔曰何為者曰欲奏事將軍樂嘉努入告以南人劫寨

亮驚起求劔甲不得左右親兵皆散走諸將射帳中矢
下如雨遂連射殪亮併及其帳中妃五人參知政事李
通兵部尚書郭安國左輔關馬欽皆死亮在位十二年
年四十 金人陷泰州 是日天重陰有樞密行府使
臣胡斌者能知天文謂樞密院檢詳洪邁曰昨夕四鼓
濃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蓋金主死祥
也未幾虢州簽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

大事記曰二十八年敵將叛盟孫道夫既言之杜草
老又言之而朝廷不之信二十九年黃中使回言敵

已治汴京而二相猶詰之以為妄敵已定寇江之計
王綸使還妄言和好無他而湯思退遽爾稱賀秦檜
之餘孽遺毒可勝道哉惟黃中以為廟廷與敵通好
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惟陳康伯以為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故三十一年九月遂亮入寇百
官盡為避狄之計惟康伯與黃中家屬在城中而已
二公既決親征之議於是金將完顏合魯至渭河吳玠
之屬將劉諤犯襄陽劉珙敗之史俊敗之于後湖李
顯忠敗之于全椒李寶敗之于膠西引舟師至石白
島而錦纛帆為之一燼劉錡敗之于皂角林至瓜洲
渡四日無日不戰而敵師不得濟惟劉錡李橫不利
王權退邈不進葉義問督視無功亮得以至采石而
虞允文海鯁船一出敗之于楊家渡亮又趨瓜洲允
文踏車船一出回轉如飛敵退揚州而自倒伐矣以
講和之久兵將驕怠者二十年意其氣必衰心必怯
矣今也兵無不戰戰無不勝檜之邪說雖熾而張趙

韓岳屢勝之威猶在也韓常於紹興之初已曰昔我強彼弱今彼勇我怯然彼以力論爾要之中原非腥羶之可汙正統非醜類之可干佛狸飲江而死苻堅渡淮而滅耶律德光入晉而亡女真雖橫而羅索死於兵尼堪死於讒達蘭烏實薩拉噶之徒相繼誅夷宣方被弑亮又送死而阿固達之子孫殆盡是人不能報中國之讎而天能報之也

龜鑑曰考之太乙局而謂有敵人不煩資斧之讖驗之濃雲星墜而謂有敵亡之祥吁此固上天悔禍符應如是而舉國盡付之天則未為至論也我高宗有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修人事不至而專聽天命固無是理大哉王言其知以人事而應天理者乎且帝自即位以來天之告符者數數矣歲星當躔興宋有兆則先講禦戎自治之策金星犯畢趙地有之則令諸將謹守邊之戒敬觀朕當

兢業以祈天弭禍之言當修人事以答天意之語則高宗未嘗不以人而應天也今茲勝捷雖曰天數蓋亦人謀使無江淮諸將相勉忠

義風鶴草木能自為晉戰乎

戊戌金國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軍中議和 十

二月己亥朔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復蔡州 庚

子黃旗奏報已殺金帥完顏亮訖朝野相賀上曰此敵

篡君弑母背盟興戎自米石與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為

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是天賜朕也朕當擇

日進臨大江洒掃陵寢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掠此

朕志也初敵騎闕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為侍臣若等欲安適耶北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皆慚服時楊存中與虞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諸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人以舟師犯湖官軍擊卻之辛丑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吳璘疾病乞還吳拱於蜀使璘腹心

有助之望恐璘不起朝廷以姚仲代璘故預有此請凡
五遺大臣書言之 是日金國統軍劉萼班師細軍之
在泰州者亦棄城而去 癸卯詔逆亮渝盟侵犯王略
屬茲進發躬往視師文武羣臣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
濟大功 甲辰進呈金國都督府牒上曰金帥既已誅
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
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為左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
稱賀上曰未須爾俟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中書舍人

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自鎮江還入見上慰藉甚渥
司農少卿杜莘老知遂寧府從所請也莘老為御史極
言無隱取衆素所指目如王繼先張去為輩悉擊去之
及罷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
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
之臣必曰杜殿院云 是日均州忠義統領咎朝等復
據鄧州 乙丑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茨湖引兵渡江
時金兵尚屯雞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判建康府張浚

自長沙聞命即日登塗過池陽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此而敵未退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賊亦未退 金人游騎焚真州報恩

寺塔徑往天長 丙午淮東制置司統制官王選等復

楚州 丁未吳拱遣訓練官牛宏王彥忠等入汝州

均州鄉兵總轄杜隱等入河南府 戊申上發臨安府

庚戌上次秀州守臣俞召虎知嘉興縣杜易見于幄

殿自是所過監司守令皆引對 是日金人大軍自盱
眙渡淮盡絕 癸丑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
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溫
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衆 是
夜淮東制置司統制官劉銳陳敏等引兵入泗州 甲
寅李顯忠與金人戰于楊林渡卻之翊日敵乃去 乙
卯金人破汝州殺戮殆盡 丁巳淮東制置使李顯忠
遣統制官張榮逐敵至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

餘口日暮顯忠入和州 是日判建康府張浚始至本
府視事浚首奏乞車駕早幸建康間已進發乃督官屬
治具不半月而辦 戊午上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
幸江下觀戈船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從上行因陳俘
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嘆曰始朕用寶謗書
滿篋至謂必復從偽今竟如何 壬戌曲赦新復州軍
先是宰執進呈赦書事目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
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已而已起居舍人

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金帥之干誅幸上天之
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
潰重念中原之衆久淪左社之風頭顱難保於淫刑閭
里悉空於重斂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
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癸
亥張浚言金兵已退兩淮皆定 初金歧王亮既為其
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瑛于南京左
丞相張浩不可乃併亮后徒單氏殺之亮所遣先鋒將

郭瑞孫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主裒知亮已死乃與其
子允升允迪擁萬騎趨中都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上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下

宋高宗十九

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上在
鎮江 己巳金人犯壽春府 壬申上至建康府判府
事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
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上慘然曰檜為
人既忌且妬浚起於廢絀二十年之後復當重寄風采

隱然軍民恃以為重焉 戊寅張浚入對上問勞甚渥
己卯詔侍從臺諫各舉可為監司者一負郡守二負
有不稱職當坐繆舉之罰 庚辰言者論監司不按吏
望令郡守每半歲各疏屬縣知縣治狀之得失具申監
司監司覆實併與屬郡太守治狀以聞仍下御史臺考
核有不如言論奏殿罰庶幾郡邑勉勵而監司之職不
至曠廢從之 詔郡守年七十之人令吏部並與自陳
宮觀著為令 壬午金人寇蔡州侍衛馬軍司統制趙